

庶本荣华

下

闲庭信步 著

书香世家的庶女

『荣耀』而归

激起宅门千层浪

玲珑面 诛心计

良婿引 满堂娇女斗锦绣

最具收藏价值的新晋宅斗力作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且看朱门深闺中不见硝烟的暗斗，孰能独善其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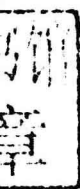
当心已支离破碎时，谁的誓言能终生不变？

步步荣华的背后，是盛世明朝最惊心动魄的

席本荣华

下

闲庭信步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第六十一回 惨变遭毒发 忆往悲前事

景秀这夜睡得异常安稳，一宿无梦，至次日日上三竿才起，竟也没人喊醒她。她匆匆穿戴好，看了眼墙上的自鸣钟，巳时都过了，却连个丫鬟都不在，也不知霍氏有没有服药，她忙走进屏风里的床榻，朝帐幔里望去，这一望，倒生生地吓了一大跳……

这时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景秀猛地转头，睁圆了眼珠，惊恐难安地望着外面，就听门外的丫鬟道：“六小姐，五小姐来看望太太。”

景蝶站在门外许久，也听不到里头的回应，她知晓景秀昨夜在远香堂守夜，早上都未回西厢院，这会儿理应还在屋里头。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推门而入，径自往里走，只看到脸色煞白、浑身颤抖的景秀陡然向后一退，以瘦弱之躯挡住床上的霍氏，她面目微变，心念一转，很快扭头对跟着进来的丫鬟道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

等屋子里只剩下她们俩时，景蝶上前一步，探身向浅紫双绣卉草虫帐内望去，只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她便气血上涌，呼吸一滞，不可置信地看到安静地躺在床上的霍氏面色发紫透黑，毫无生气，连呼吸都感觉不到，这模样竟像是中毒了！

这念头一闪而过，景蝶倒退一步，望着同她一样惊恐的景秀，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可发出的声音依然是颤抖的：“她……怎么了？”

景秀怔怔地望着霍氏脸上乌黑的一团，心里早是七上八下，如熬油煎火。

景蝶见景秀透白的脸上血色顿失，呈现一种透明的白，心下戚戚，看样子，景秀也是才发现母亲这状况，只知万一母亲现下死了，景秀定然逃脱不了干系！

她一时焦灼，拉开景秀，好半天才伸出藏在袖子里的手，手指微微弯曲，向霍氏鼻尖探去，乍一挨着鼻尖，觉察不到一丝儿呼吸，她的心也随之提到嗓子眼儿了。可片刻之后，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缠绕在指尖，她才长长地透出那憋住的一口气，缓过劲儿来，对景秀道：“母亲还没死！还没死，还有气……”

景秀的慌张自不必讲，耳内依稀听到景蝶的那句“还没死”，她像是活过来一般，凑近望着霍氏的那张脸，却是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

景蝶看她跟个漂亮的木偶似的不动，便晃着她的身子，着急道：“母亲这情形似中毒了，且中毒很深，呼吸若有若无，只怕会随时断命，要是寻不到解药，不赶紧救治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”

景秀看着紧紧握住自己手臂的那细白的手，再望着景蝶那张娇花照水的面容，苦笑：“不是正如五姐姐所愿吗？母亲若是这样去了，萧姨娘许就能扶正了。”

景蝶气急，甩开她的手，竖指起誓道：“我此刻要有这念头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景秀一惊，忙要去堵住她的嘴，反被景蝶拉着道：“你早不气我了，又何必说这话来搪塞我。这种关头，六妹妹，咱们的过节暂且放一旁，先想想如何收拾这烂摊子吧。再不想个主意，你是知道个中好歹的！”

景蝶的话猛地砸进她脑中，她捂着脑袋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我能有什么办法……”

景蝶看她柔弱的身躯蜷作一团，安慰道：“先冷静下来，你仔细想想，母亲中毒这样深，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结果，你每日待在这里伺候，那汤药也是你在喂，依你的警觉性，这么长时日就没发现可疑的地方？”

景蝶一语戳中关键，景秀气噎堵喉，半晌吐不出一个字来。

“你想到什么了吗？”景蝶看她这似懂非懂的样子，揣测道，“你是不是知道是谁？”

景秀无语凝咽，茫然地摇了摇头，当看到霍氏那副模样时，她心中登时冒出一个人来。

景蝶眉心一皱，目光紧锁在她脸上：“真不知道？连个怀疑的对象也没有？”

景秀只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景蝶不信，依景秀一贯的处事风格，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？她劝道：“你要有任何怀疑都说出来，是与不是好歹我们也有个商量，再拖延下去，等大家都知道这事儿，首当怀疑的就是你，到时是关宗祠，还是送到官府查办，谁都帮不了你！毕竟母亲是靖国公府的嫡小姐，就算父亲再宠爱你，疼惜你，他也要给靖国公府一个交代！”

景蝶看她面色镇定，有些气结，亦有些埋怨，更多的是耐着性子好言道：“你现在跟我说，我或许还能想法子帮你，但你什么都不说，到时真的没人能救你了，你想清楚！”

景秀望着景蝶愈发愤怒的面庞，心中甚为宽慰，面上却平淡道：“我昨晚在这里守夜，睡到日上三竿，才发现母亲这副样子，可直到现在，一个人都没进来过，有人设计陷害，我逃不掉的！劝五姐姐赶紧离去，过会儿自有人来抓我个正着，别牵连到你了。”



景蝶嘲弄地一笑，冷下脸道：“你何时变得畏畏缩缩、任人宰割了？你当初回府无依无靠，只凭那股韧劲不屈多次化险为夷，怎么现在你打理着内宅，反变得胆小如鼠呢？是你做的逃不掉，不是你做的，万般变通也要转危为安。可观你这景象，是要替人顶罪不成！”

景秀心头一搐，像是被人抽了一鞭，她硬声道：“再如何也不关五姐姐的事！”她直起身子来，推景蝶往外面去，“我的事我自个儿会处理，你赶紧出去。”

景蝶已是气急，被景秀用尽了力气往门口推去，才要打开门，却陡然听到父亲、季崇恩，还有季闵的声音逼近。她脸上已有慌色，父亲近来公务繁忙，整日整夜不归府，怎么此刻会突然回府？明摆着是有人要陷害景秀。

她心头置气，气景秀这样犟拧又嘴硬。可相处这么久的姊妹，她于心不忍，便说道：“父亲来了，他要进来见你我在此，可就无力回天了！听我一言，别轻言放弃。”

景秀见得景蝶秀美的眉毛蹙拢，流露出真关心她的神色。她心生感激，仿佛又回到了那姊妹情深的往日子里。

景蝶见她走神，推了她一把，低下声道：“给你一日时间去查，这里我替你守着，你真有怀疑对象，无论如何也要寻出解药来。”说完话后，她开门走出去，正好拦住往这边走来的傅正礼等人，她忙福了福身子道：“父亲，季伯父。”又抬首朝季闵使了抹别样的眼神：“季公子。”

季闵与景蝶相处融洽，又皆是聪明之人，他一眼辨出景蝶那抹急迫的眼神，瞬时知情达意：“我与父亲来探望伯母，正好遇到伯父回府，便一同来了。”

景蝶嫣然含笑，望向傅正礼：“听闻父亲这几日忙于公务，可是府衙诸事处理妥了？姨娘同女儿时时记挂着父亲呢。”

傅正礼道：“都处理妥了，这几日不在家，府里又闹得鸡犬不宁，十丫头病得不吃不喝，我刚去看了，六丫头呢？”

景蝶和屋里头的景秀皆是一惊，后者心下惴惴，她那般吓唬景汐，景汐还不知在傅正礼跟前如何诉苦呢。

景蝶讪笑道：“父亲素来是知道十妹妹性子的，若不是她无理取闹，六妹妹又怎会把她关在柴房里？”

“父亲晓得，她的性子也是该拘着些，听说六丫头昨晚给太太守夜，她还在里头吧？”傅正礼碍着季崇恩和季闵在此，没有多说，请他们进屋道：“太太的病还是老样子，进去看看吧！”

景蝶脸色一慌，朝季闵递个眼神，季闵忙上前，当着傅正礼的面拱手道：“恕晚生无礼，今日请我父亲来傅府，实乃晚生外放之日不远，恳请求娶贵府五小姐为妻，

终老相伴，矢志不渝。”

景蝶轰然一震，望着季闵满目诚恳之色，她突然间眼睛发涩，鼻子发酸。

季崇恩听儿子突然说出这话来，怔然之下，大笑道：“是也，是也！这两孩子兴趣相投，不失为桩好姻缘，昨日我儿就与我商量，想在外放之前迎娶景蝶进门，我倒不是怕景蝶跟着吃苦，今日来与你还有萧姨娘商量商量。”

傅正礼看了眼景蝶，见她望着季闵，而季闵也深情地望着她，如何不知情，这俩孩子也确实般配，便笑言：“好好，那请外厅里详谈，我再派人把萧姨娘请来，好好商量商量俩孩子的终身大事。”说着，请季崇恩往外面走去。

景蝶和季闵止步，见他们离去，景蝶松下一口气，小声道：“多亏有你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季闵看一向从容的景蝶露出这副神情，担心地问道。

景蝶一言难尽，道：“牵连你情急之下说出那些话来解围。”

季闵心塞，声音却坚定无比：“那些话全部发自肺腑，绝无虚假，也不是替你解围，是我早该当着你和傅伯父的面说清楚。”他望着景蝶，认真道，“希望还不迟。”

景蝶眉梢一弯，笑了起来，嘴上却道：“先别说这些了，有人听着呢。”她推了推季闵，解释道，“我这里有一桩急事，你帮我拖着我父亲，万不要让他进来探望母亲。”

季闵虽不明白，但未有多问，颌首应承。

景蝶让他去外厅帮忙拖延，再推门进屋时，见景秀还站在原地，便急切道：“这里我替你守着，你赶紧去寻解救的办法。”

景秀听了季闵那番剖白，心头羡慕道：“来不及了，父亲突然回府，定是有人相告，拖延不了多长时间，五姐姐还是别顾我了，反牵累你有同我合谋之嫌。季公子真心厚待你，你们要幸福……”说完这句，她鼻尖有些酸涩，想起昨晚和邵谦的那些话，到底是太奢望了。

景蝶看她神色哀伤而平静，不知她脑子里都想些什么，却素知她是个犟牛性子，索性坐在桌前，倒了杯茶喝，道：“好，你不去挽回，我便陪着你，权当我欠你的，在你临死前还给你。”

景秀怅然一叹：“我早不觉得你欠我什么了……”

景蝶扬起眼眸，感伤道：“私心里讲，母亲真这么去了，我合该高兴才是！可一直是你照顾她，定然会牵涉到你，我不愿见你出事。”她眼中闪烁水波，站起身走到景秀跟前，重重地握住她的手，恳切道，“我只想，待我出嫁后，望你能替我好好照拂我姨娘，别让她一个人在府里孤零零的，多陪陪她。”

景秀唇角动了动，看景蝶目光真诚，她心下恻然，思忖着道：“那我去试试吧！”又道，“父亲若是发现了，五姐姐不要牵累到自己身上。”

景蝶点头应道：“你赶紧去。”

景秀出了远香堂，手里握着对牌，径自往外院去了。

再次来到暮苍院，她心境苍凉，不知该如何面对大哥。

她在门前徘徊许久，守门的妇人这才留意到她，忙上前道：“六小姐来探望大少爷？”

景秀点了点头，问：“大哥在吗？”

“在，在。”那妇人忙引景秀进去。

才进了厅门，松音便迎了出来，中规中矩地蹲下身子请安道：“奴婢见过六小姐。”

景秀走上前，见她脸上脂粉不匀，眼角含着点点泪光，上前扶起她：“起来吧！”

松音谢过，垂着脸道：“六小姐来探望大少爷，可大少爷现下怕不方便见六小姐。”

“怎么不方便？”景秀狐疑地问。

松音低垂下脸，不做回应。

景秀看她这般模样，猜测道：“是表姐来了吗？”

松音眼中闪过一丝光亮，旋即请景秀往另一条廊道上去：“六小姐这边请。”

穿过里面的道道回廊，景秀已不知这里是暮苍院的哪里，只知去大哥屋里，并不是走这条路，问道：“这是去哪里？”

松音未回头道：“六小姐跟过来就是。”说完这句，就领路直往前走，且越走越快。

景秀站在原地，看松音转过回廊弯道，已不见人影。她略一思索，提裙跟上松音。弯过这道回廊，跨进一个小跨院，眼前这跨院三面房屋挨连，正中堆砌的假山形态千奇百怪，却是连点花草影儿也未有，更显得周遭冷清萧索。

她四处张望，哪里还看得到松音的人。

正欲转身往回走，却依稀有女人的笑声传来。

她停下脚，凝神细听，笑声断断续续，还夹杂着男子粗重的笑声。

她急忙走上前，却听到霍婷婷尖锐地笑道：“表哥，我找到你要的东西了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呢？”

“你想我怎么报答？”傅景荣笑声温柔。

“我要你……”霍婷婷凑近傅景荣，在他耳边轻轻吹了口气，小声道，“要了我吧……”说着，就要解开衣领上的扣子。

傅景荣神色一变，按住她的手道：“胡闹！”

“怎么是胡闹？”霍婷婷满脸通红，娇声道，“你整日里和松音那死丫头眉来眼去，对我却忽冷忽热的，表哥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”

傅景荣面色阴沉，语气却依旧温醇：“青天白日里，浑说这些，也不知羞耻！”

霍婷婷酸楚道：“我是见不得松音那丫头成日在你面前晃荡，穿得花里胡哨，打



扮得比个正经小姐还得脸，妖里妖气不就是要勾引你吗？这种贱婢你还留着她作甚，打发了吧！”

傅景荣好声道：“你方才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还没消气？松音她自小就伺候我，行事稳妥，任劳任怨，从无过错。她又素喜绿衣，何来打扮得花里胡哨之说？你莫要太为难她。”

霍婷婷听见他处处帮松音说话，脸色顿时一变，满腹委屈道：“你还帮着那丫鬟，我说景秀时，你帮景秀说话，我说你丫鬟时，你又处处帮那丫鬟，你何时帮过我？反倒是我在处处帮你，为了不让你娶贺琦君，我还把她害死了……”

一想到贺琦君，霍婷婷带着哭腔道：“从她死后，我每晚都做噩梦，怕她回来寻我报仇，姑母昏迷不醒，不就是贺琦君冤魂回来索命所致吗？她要是知道，其实是我们害死了她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霍婷婷打了个冷战，伸手抱紧了傅景荣，哆嗦着道，“我晚上总梦到她，梦到她掐我脖子，要拉着我一块儿去地府。我还听说府里来了个妙虚师太，她说府里冤魂盘踞，下人们都传是贺琦君的冤魂……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……”

立在外面的景秀将里头的一字一句听得清晰，震惊到了极点。

脑中有许多片段闪过。

霍氏生辰宴正日那天，她和景蝶、景璃在假山后听到霍婷婷对大哥的情意，霍婷婷更扬言不会放过贺琦君。霍婷婷果然在宴席上对贺琦君几番折辱，又故意引贺琦君离席，她跟着追出去，在院子里找了半天，正是看到大哥的身影，才找到了贺琦君。

当时，在芙蓉水榭旁，贺琦君明显受到了不小的刺激，见了大哥，不管不顾地就对他出言不逊，誓要取消婚约，定是霍婷婷说了些刺激她的话，才会如此。可那幕又正巧被霍氏发现，霍氏看大哥受辱，当即痛下杀心，逼迫贺琦君跳水身亡……

这一连串的画面曾在她脑中不断浮现，记忆犹新，毕竟一个活生生的小姐死在自己眼前，她看到了却没能去救，既惋惜又痛恨。

她也曾想过，霍婷婷到底跟贺琦君说了什么会把她逼成那样，又想过为何偏偏在贺琦君对大哥说那些话后，霍氏正好出现，而她就像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般，把这些通通看在眼里，亲眼看到了霍氏逼死贺琦君。

她正是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，才会带着对贺琦君的不平，在正席上有意做戏恐吓，把霍氏吓得不能轻。

此时想想，若不是贺琦君的死让她捉到了霍氏的把柄，继而一步步地打击霍氏，她也不会这么快就斗垮霍氏……

原来这些都是大哥和霍婷婷精心设计的陷阱……

可是，大哥为何要这样做？

念头是一闪而过的，只听里面传出大哥冷淡的声音：“你怕什么，不是有我吗？那贺小姐要报仇也是找我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霍婷婷听闻这句，诧异地看着傅景荣，对视他眼底的无惧无畏，她心里一冷，总觉得表哥变得有些陌生，从前的表哥总是温柔地笑着，眼里不会有这般冰冷，可这一病，整个人都变得冷漠，又令人捉摸不透。

霍婷婷神色一快：“表哥有没有想过和我在一起？”

傅景荣轻拍着她的肩膀，笑道：“等府里的事结束了，你想怎样我都由着你。”

霍婷婷听着他温和怜惜的话语，仿佛又像是从前那个会逗她开心的人，整个人沉醉地倚在他怀里，喃喃低语道：“表哥，你千万不要辜负我……”

傅景荣眼眸微微一动，圈着霍婷婷的肩膀，唇角悠悠扬起淡薄的弧度。

许久之后，傅景荣轻声道：“父亲回府了，你不能多留。”

“可我才来了一会儿。”霍婷婷不情愿地道，“何况，你不好好报答我，我才不走哩！”

“你听话，我还要温书，父亲回来，又要考我学问。”他放开霍婷婷，坐在书桌前，拿了本书认真地看起来。

霍婷婷也走过去，边帮他研墨，边道：“你温书，我不吵你，就留在你身边帮你研墨好了。”



傅景荣眉心一蹙，正要说什么，传来了敲门声，他还未说什么，霍婷婷以为是松音，大步走过去，打开门，没由头地喝道：“你还来做什么！”待看清是景秀时，她话一顿，诧异道，“怎么是你？”她想起那日的剪发耻辱，若不是表哥拦着她，她一定会狠狠地报复。

景秀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平静地道：“我来找大哥。”她上前一步，欲绕过霍婷婷，霍婷婷身子一挡，将景秀拒之门外，冷哼道：“表哥不想见你，识相点，赶紧走！否则我不会饶过你！”

景秀抬眼，眸中蕴含一缕讥诮：“表姐似乎忘记了上回立下的字据。”

霍婷婷听她还敢提及，怒不可遏：“要不是你要挟逼迫，我会写那字据？你真是卑鄙！”

景秀似笑非笑，冷然道：“表姐逼得贺小姐成了冤魂，可曾想过，母亲落得今日下场，未必不是你将来的下场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多行不义必自毙……”她眼底含着稀薄的恨意，冷冷地打在霍婷婷面上，又以余光扫在里面纹丝不动的人身上。

霍婷婷见她全听了去，震惊得身子晃荡，愤然不止。

景秀看她眼神凶煞，似要将自己生吞活剥，这样子与愤怒时的景沫相差无二，无怪乎都流淌着靖国公府一脉的血液，她置之一笑道：“你想杀我的话，也得看我大

哥许不许？”她抬手推开霍婷婷，径自朝里走去，站在傅景荣跟前道：“我有话跟你说，让她走。”

傅景荣清俊的面庞闪过一抹冷冽的笑意，见景秀目光清澈透亮，他偏首对霍婷婷道：“表妹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霍婷婷火气上蹿，疾步走到傅景荣跟前道：“你听她的话，让我走？”

傅景荣脸色一沉，猛地甩手挥掉桌上的砚台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砚台砸在霍婷婷脚下，浓墨泼洒，点点滴滴溅到她的衣上，甚至脸上。

霍婷婷瞪圆了眼珠子，抬手抹去脸上的墨渍，却沾得满脸尽是黑墨，如何都擦不去，她怒红了眼眶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扭头对镜，满面墨渍，只觉得狼狈不堪。她是极爱美的，此刻这副模样，让她又怒又气，恨声道，“你这样对我，我不会再原谅你了……”她一跺脚，捂着脸疾步跑出去。

傅景荣听着渐渐远去的哭声，只觉得脑仁疼，他闭了闭眼，正欲握拳砸在脑门上，却有一双柔弱无骨的手指轻轻地按压在他脑穴上，他骤然睁眼，看着景秀那张梨花般清淡无瑕的面容，冷笑道：“六妹清瘦了不少，比不得娘好看。”

景秀乍听他提起娘，手上稍用了力气，傅景荣眉头紧蹙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继续道：“不过却比娘要聪明多了，还懂这按摩的本领。”

景秀给他按了会儿，才拿开手道：“大哥竟还能这样风轻云淡地谈起娘？”

傅景荣眼眸跳跃一烁，脸上有无尽翻涌的冷意源源不绝地扑面而来：“真正要害死她的又不是我，我为何不能谈？”

景秀遽然震惊：“不是你？”她强压下胸口涌动的气息道，“我回府查了这么久，没有一丝头绪，却是被大哥的人胡婆子有意引诱，查到了老夫人身上，还险些杀了她。接着大哥又指使那妙虚师太前来，混淆视听，让我以为是霍氏害的娘，这一切都是大哥一手策划的，如不是你，何必费尽周折，掩盖真相？”

她很早就想与他当面对质，可她说不出口这番话来，她每说一个字，心脏就跳得更快，像是下一刻就会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。她狠狠地抓紧胸口的衣襟，想减轻那种窒息痛苦，嘴里依旧道：“大哥是不是在娘进府前，就已知娘才是你的生母，霍氏并不是，所以，为了保住你傅家大少爷的身份，保住你的地位，才痛下狠心，掐死康哥儿，陷害到娘身上，是不是如此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！”

傅景荣眼中寒意更甚，泛着嗜血般的恨意，他看着她，眼睛里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：“六妹既已认定是我，还让我告诉你什么！”

景秀心口像是被刀锋狠狠地剜了一块，痛得血肉淋漓，她艰难地发出声道：“事实摆在眼前，由不得我不认定。我也想自欺欺人，也想过种种可能，相信大哥没有害过娘，你那时不到五岁，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，你怎么可能掐死安姨娘尚在襁褓

中的康哥儿呢？可是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无法不相信！”

景秀几乎是拼尽全力地吼出声，以至于肩膀一颤一颤的，浑身也在战栗不止，她立刻就感觉到一股不稳的气息袭来。她一手紧紧揪住胸口的位置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哥的脸，企图从他的表情看出自己说的都是错的！

可是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，有的只是更冷、更绝的神色。她的一颗心冰冷得就像是沉入了湖底，感觉不到一丝暖意，也透不过气来，身子向前一倾，撑手扶住桌角，全身的重量都只靠双手在支撑着，手背上有薄薄的青筋凸起，她嘴里又涩又麻，低声哽咽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了什么……”

傅景荣猛地站起了身子，走到景秀身旁，狠狠地攥住她的胳膊，冷冷地道：“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那你就去把她们都杀了！”

景秀听到这句话，心底仿佛被硬生生地塞了一块寒冰，冷得她直哆嗦。

傅景荣神色俱厉地紧盯着她的眉目，看到她眉心的绝望与伤神，他握住她胳膊的手一松，但也未完全松掉，力道足以支撑起她，不让她倒下：“六妹，你肯狠心对你亲哥哥我下毒，为何就对她们心慈手软了呢？你口口声声地喊着要和我相认，却以那样的方式对我。而我，就算明知道你和徐恒勾结，因为你是我亲妹妹，那毒药我照样喝，并没有拆穿你，不但让你顺利平安地回来，还几次帮着你。你怎么不仔细想想，如果不是我，你能有今日？你能斗垮母亲，被父亲器重，管着这个家吗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被母亲和大妹害死，还能活生生地站在我跟前说话吗？我给你铺了一条道，让你顺当地走下去，因为我们才是血脉相连的至亲，我们流淌的血液是一样的，都是要让我们的人付出代价！”

他的这番话像是针刺一样钻进了景秀的耳膜里，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眼底의 凛冽蔓延开来，她看着他，将信将疑地问：“你全是为了我？”

傅景荣抬手轻柔地抹去她眼角的泪，眼神变得分外柔情，柔情到足以将那块冰融化：“你方才问我，我那时不到五岁，怎么就会把康哥儿给掐死了呢？”

景秀眼前被晶莹的液体漾得模糊一片，她看不清大哥的神色，却能感受到那双手温柔地拭干她眼角的泪，为她慢慢抚平忧伤，她扬起脸来：“你告诉我，全告诉我。”

“好，我全告诉你。”傅景荣眼睛里闪烁着耀目的光彩，他扶着景秀的胳膊，拉她坐下来。

给她倒了杯热茶，看着她捧着茶杯慢慢地喝下，他才缓缓道：“六妹与我不同，我一出生，锦衣玉食，富贵天成，贵为府里的大少爷，自是荣华在身，前途光明。但身为傅家的大少爷，真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耀眼吗？”他嗤笑一声，“恰恰相反，傅家世代官宦，全凭科举才学成名，为了百年书香世家，我三岁就跟着夫子背《三字经》，识字练笔，跟我同岁的孩子连《三字经》都不知，我却得整日捧着书摇头晃脑



地背，我身上扛着的是家族的希望。”

景秀听得他语气越说越低沉，仿佛是在自嘲，她心下难受，想起玲珑十二馆的来历，想到傅正礼所说的那些话，就可知道大哥小时候过得不易。

“读书紧要也就罢了，只是当我四岁多的时候，有一日，父亲突然跟母亲说，要把外面的一位姨娘接回来，母亲勃然大怒，坚决不允，可父亲一意孤行，还是把柳姨娘接回了府。”他突然顿了顿，看着景秀道，“你无法想象，当柳姨娘被接回来时，母亲的样子有多可怖，那个在我眼里一向慈爱的母亲，就像是疯了般在远香堂大发雷霆，连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冷冽，我也不知是何缘故。当我对她说想去看柳姨娘时，她一杯热茶就向我砸过来。呵呵，至今我的头上还有个伤口，而且那块地方连头发也没见长，每次丫鬟梳发时，那里都是突兀的。”

景秀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大哥的额上移去，细看束发间确有一块发丝稀少。

“柳姨娘的回府，把母亲逼得近乎癫狂，人前照旧和蔼可亲，可人后，尤其是看着我时，那眼神哪里是一个母亲应有的。后来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她在睡梦中道出一切，原来我不是她的孩子，我是柳姨娘的儿子，她的孩子早就死了！在梦中她恨不得杀了柳姨娘，为她的儿子报仇。我当时在她床头听到这些话，傻愣在那里。她从噩梦中惊醒，看到我站在床旁，问我听到了什么。我也真是天真不懂事，一五一十地全说了，还说要去找柳姨娘。她一把逮住我……把我扔到浴盆里……”

说到此处，景秀分明听到大哥话中的哽咽，再看他的表情，眉头紧蹙如山峰，眼睛里的阴郁蔓延，不知不觉地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阴暗里。

第六十二回 诱妹起杀机 施恩非望报

傅景荣望着景秀惨笑，冷漠地勾起唇道：“如果不是陈丰家的听到动静，我也许就被淹死在水里了……”

景秀听得心惊肉跳，鼻尖有酸酸的肿胀感，嘴里唤道：“大哥……”

“柳姨娘是怀着身孕才进的府，母亲眼里断断容不下她，可又顾及父亲的颜面，还算对她手下留情，不过在柳姨娘来请安时总刁难她。而祖母却断定柳姨娘是狐狸精转世，更容不下她。祖母时而精神失常，对柳姨娘没有半分顾忌，请安时的规矩，要她每天照常做，也不管她是有身孕的人，再苦再累也得让她照规矩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祖母是受母亲挑唆，以为只要柳姨娘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四叔就能平安无

事。这等荒谬的话，全是母亲指派人告诉祖母的，为的大概是借祖母的手铲除柳姨娘！”

傅景荣的笑意冷凝在嘴角，目中一片寒冽：“我明明清楚地知道一切，却不敢道出，时而看到柳姨娘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，可是母亲在身边，我还得装作没看到。这种痛苦，六妹不也深有体会？”景秀深有同感，就像她回府看到大哥，想和他相认，和他多说几句话，可又不敢轻举妄动。

“祖母听信了母亲的话，想要柳姨娘腹中的孩子救病弱的四叔，才会容忍柳姨娘继续留在府里，只等着柳姨娘的肚子显现。可母亲却没有耐性等那么久，尤其是她知道我已明白柳姨娘才是我生母，她绝不会允许我们相认，也不许我们再相见。那几个月里，我每天看着母亲那变幻莫测的脸色，害怕得不敢去远香堂，情愿拿着《三字经》背诵，也不敢待在母亲跟前。我年幼无知，却会害怕这个把我养大的母亲到此番田地，害怕她看我的眼神，害怕她时不时地将怒火波及我身上。那几个月的恐惧，恐怕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忘记。”

景秀听完这些，脸上的悲伤之色渐浓，忍住眼底欲汹涌落下的泪水，抬手轻轻覆盖在大哥的手背上，发现是冰冷的一片，她又牢牢握紧了他的手背，以自己的温热去感染他。

傅景荣眼睛空洞地盯着窗外，声音清冷如寒冰：“就在柳姨娘临盆之际，母亲终究还是按捺不住，又为了掌控我，不让我 and 柳姨娘相认，她跟我说……要我藏在安姨娘屋里，去掐死康哥儿……”

景秀眼皮重重一跳，看着大哥脸上深翳的惨痛，她的喉头一阵阵痛得发紧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“母亲不知从何处得知，安姨娘知晓柳姨娘在外与一个男子私信往来，才用这一箭三雕的法子，要让她们两败俱伤，她坐收渔翁之利。康哥儿是安姨娘的命根子，只要柳姨娘害死康哥儿，安姨娘必定会道出柳姨娘的秘密，到时候一切都顺着母亲想要的结果来。你能想象得到，她的手段算得丝毫不差，甚至不用自己出手，而是借我的手去害自己的亲娘，去害死自己的弟弟，她是要让我一辈子良心不安，一辈子都逃脱不了她的掌心，一辈子只喊着她为母亲，她要报复我和柳姨娘！”

傅景荣越说越激动，那双紧握成拳的手，又紧了紧，甚至连抓痛了景秀的手也毫不觉察，整个人沉浸在过去的记忆里不可自拔，眼里的戾气越发浓烈。

景秀看着他惨绝的面色，泪一滴滴落下，滴在两人交缠的手上。

傅景荣感受到手心的湿热，抬眼看着景秀，眼睛里覆盖了一层浓郁不散的悲绝：

“她的逼迫，我全都照做了……”

景秀惊闻此话，喉咙里仿佛尝到了一抹腥味。



“康哥儿小小的身子躺在摇篮里，他看着我，还会对着我笑，而我却把手伸了进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一滴滚热的清泪，缓缓地从他眼底落下，落在景秀手背上，灼痛了她，也吓了她。

“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，康哥儿被我掐住脖子，大哭起来，哭声惊吓到我，我怕有人发现，又加重了力道……把他活生生地掐断了气……”

“别再说了！求你别再说了！”景秀惊乱地抽回自己的手，捂住耳朵吼道。她不想再听下去，只觉得心头有千斤重，像被无数利爪撕扯，心口千疮百孔，乃至痛不欲生。

霍氏好狠的心，竟会这样对待还不到五岁的大哥，她既让大哥害死了娘，又把大哥掌握在手里，再也不会忤逆反抗她，也难怪会由着自己继续待在府里，霍氏是算准了，就算查出来，也只会让自己和大哥两人自相残杀！她的手段太高太狠太绝了！

她死死地咬着牙，滚热的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她却拼命仰起脸，不让眼泪落下。

傅景荣坐在对面，面如寒霜：“现在你该知道，那日母亲故意在我面前跟你提起那段尘封的往事，而我站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，却一步也没踏进去，反而转身就走的原因了。你可知，我看着你的背影，也想走进屋抱住你，和你相认。可是我不能，一旦我们兄妹相认，你我还能活着吗？”

景秀咬着唇，唇上几乎沁出血来，浓浓的恨意溢满她的眼底。

傅景荣看到景秀的神色，面色冷冽地道：“自从我害死康哥儿，又害得自己娘被沉塘后，总是高烧不断，整日浑浑噩噩，尽是梦到康哥儿和娘惨死的模样，每晚都被噩梦惊醒。可是还得面对杀母仇人，我还要装作什么都不记得，变得更加孝顺她，她所有的话我都照听照做，我要让她对我卸下防备，让她把我当作她真正的儿子。可我越是孝顺她，就越不能忘记当日的情景，那些事烙印般刻在我的心底，看着她的脸，我就总想起她让我去害康哥儿的话，这样生不如死地过了十几年。六妹，你在外面十几年来痛苦，我比你能够好到哪里去？”

景秀心头狠狠地一抽，利爪撕扯后的伤口像是又被撒上了雪白的盐巴，痛得让她更加惊觉，惊觉霍氏罪不可赎！

傅景荣一脸肃杀，却含着点点笑意望着景秀道：“六妹，我坚持了十几年，才等到你回来，现在，我们兄妹俩就快要害我们的人送到地府了，你高兴吗？”

景秀情绪激动到不受控制，只晓得重重地点头。

傅景荣笑了笑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包包好的药，放到她手上，温和地道：“这是最后一点毒药，你喂她喝下，她就必死无疑！”

景秀感觉到指尖一颤，整个手臂就此冷掉。

傅景荣感受到她的僵硬，面色依旧不改，反而将那小包药握紧放在景秀手里，笑

道：“记得你曾跪在傅家的大门前所发的誓言吗？我已经做了这么多，现在时机都已成熟，你不想为我们的娘报仇吗？”

景秀手一紧，更用力地捏紧了那包药，似要捏得粉碎，良久，她喃喃地问出一句傻话：“我会怎么样……”

“会死！”傅景荣看着她的眼睛，淡淡地吐出这两个字。

景秀心口重重一跳，一股冷气如鬼魅般直窜入她心肺。

“怕吗？”傅景荣接着问。

景秀已不知如何作答，只是发怔。

他温和的眸子又陡然变冷，冷笑道：“我当六妹的心有多狠，既肯为回府对我下毒，却对杀死娘，害得我们兄妹痛不欲生的人心存善意，原来这就是我的好妹妹！”

他说罢，将目光决然移开，从她手里将那包药拿回：“六妹不敢，还是我来吧！我们两个，总要有一个为娘报仇雪恨！”

“不！”景秀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药，紧紧握住不松手，“我去，我去把药喂她服下。”

傅景荣的眼里这才有了笑意：“我们是亲兄妹，我们流淌的血液都是一样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看着大哥的眼睛笑得异常明亮，如春日温煦的阳光耀人心底，她情不自禁地笑着应了“是”。

傅景荣赞许地笑道：“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？”

景秀迷茫而无助地摇了摇头，突然又道：“帮我照顾好巧娘。”

傅景荣点点头。

“还有，放白苏出府，给她一笔银子，让她在外面好好过活。”

傅景荣又点了点头。

“还有……大哥好好照顾自己，定不能让自己有事。徐大哥以前跟我说，太医院的医典里有关于哮喘的治疗法子，大哥可请他治好你的病。”

傅景荣机械地点头时目光里有淡淡的水汽。

景秀这才知足地笑了笑，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般，说：“会不会觉得我的要求太多？”

“不会。”傅景荣看着她如玉般晶莹的脸庞露出纯净柔美的笑意，他的声音干瘪哑涩，“六妹只想到别人吗？自己呢？你还有什么事是为自己的？”

为自己？

景秀带笑的神情一滞，脑中突然现出邵谦那张威严肃穆的脸来，还有他瞪着眼，嘴里总是喊着她“小丫头”……



眼里的泪禁不住“啪嗒嗒”大颗大颗地掉……

傅景荣起身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让她靠在自己身上，拍着她肩膀道：“若有割舍不下的，我来吧！”

“不，不。”景秀一口回绝，“大哥受了这么多苦，我却什么也没做，让我为娘做最后一点事吧！只要她死了，大哥就不会那么痛苦，所有的一切我来承担，我们都彻底解脱吧……”

她一头栽进他怀里，伸长手臂，紧紧环住他的腰身。

傅景荣眼波一刺，眼睛变得生疼，落下一滴薄薄的泪来。

景秀含泪带笑地依偎在傅景荣怀里，直至双臂麻木，她才出声道：“父亲回府了，在他发现前，我把药喂给她。”

“好。”傅景荣松开了她，一只手还扶在她肩上，支撑她不让她倒下。

景秀冲着他一笑，这一笑，扯得面颊生疼，她不觉痛，只深深地凝望着他，想再多看几眼，从眉毛到眼睛、鼻梁，再到下颌，看了许久，她把手里的药藏在袖子里，便不再停留地一步一步地往外走。

傅景荣紧盯着她的背影，见她缓慢又坚定的脚步走远，他身子一歪，倒靠在门扉上，缓缓闭目……

景秀艰难地走出院门，门口遇到松音等候，松音见她脸色苍白，忙上前扶住她的手。

景秀冲着她一笑：“多谢。”

“奴婢送六小姐去内院吧！”松音热络地道。

景秀颌首，扶着松音的手一面走，一面轻言细语地道：“我观姑娘是个聪明人，性子也是和善的，大哥真心待你，只望你能好好地照顾他。”

松音听着这样虚弱低沉的声音，眼眶微红，但依旧笑着点头道：“没有大少爷，便没有今日的松音，只要大少爷在一日，松音便不离不弃，一辈子服侍他。”

“好。”景秀欣慰长叹，“有姑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”

她们二人一径走出暮苍院，松音还要相送，景秀携着她的手，缓过劲儿来，道：“姑娘心意明鉴，奈何事事不遂人愿，表姐那里，姑娘想过对策未有？”

松音一手捂在脸上，羞愧道：“表小姐娇纵，又对大少爷痴情已久，誓要嫁给大少爷方才罢休，只怕是没有法子能扭转她的心意。”

“那依姑娘感觉，大哥对表姐情义几分？”景秀定睛望向她。

松音微怔，犹豫之后如实道：“幼年时，大少爷很是疼爱表小姐，但也只是对妹妹般的疼爱，便是成年后，也未僭越，只是表小姐自小就对大少爷痴缠，大少爷亦不忍心拂逆她，伤害她。”

“那就是无情爱之意，”景秀微微颌首：“正是如此，表姐才不甘休。”她叹了口气，顿了顿道，“方才我有意让大哥撵走她，一是为姑娘无端挨她打骂出口恶气，二是就此让表姐断了这份心，但并不容易，接着该怎么做，那便是姑娘的思虑。”她稍握了握松音的手，从腕上取了通透的青翡翠玉镯，缓缓地套进松音的手腕上，“同姑娘也算有缘，这镯子我娘曾戴过，便送与姑娘了。”

松音惊恐，欲摘下来：“如此重礼，奴婢不敢收！”

“你值得收下。”景秀握紧了她的手，正色道，“姑娘是大哥的通房，日后再不济也是大哥的妾室，权当喜礼好了，姑娘好生收下。”

松音将镯子戴在腕上，只觉得有千金重，送柳姨娘曾戴过的手镯，无疑是不拿她当外人，亦等同于承认她的身份……

她惶恐道：“奴婢多谢六小姐。”

景秀只笑了笑，从她的表情中看到了一丝希冀。面对满府莺莺燕燕，松音还能在大哥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自有她的本事。她引自己去大哥的书房却不出面，是思量着让自己对付霍婷婷，而她却不沾惹丁点是非，能这样老辣地处事，自然也不简单。再想她有这份算谋，将来也会为她自己谋获更多，那便也容不下霍婷婷了。

“到垂花门了，姑娘回去伺候大哥吧！”景秀停下脚道。

松音弯了弯腰道：“那奴婢便不送了。”

景秀“嗯”了一声，望着松音，再嘱咐道：“一定要照顾好他。”郑重地说完这话，便提裙往前走。

“六小姐！”松音忍不住唤她，看景秀回过脸，她有些为难地垂下脸，支支吾吾一会儿后，方抬起头笑道，“大少爷知晓六小姐事事为他考虑，会很欣慰。”

景秀静默片刻，只浅笑一声，回身朝垂花门走去。

她一路恍恍惚惚，竟走回了清风阁，才刚回来，看阁楼上下气氛欢愉，似有好事一般，她也难得放松地露出笑颜。

一落座，巧娘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眉梢眼角皆是喜色，神情激动道：“秀儿，你晓得吗？我找到云儿了！”

景秀笑容一凝，看向正走来的白苏和玉儿，又望向一旁的听春和解秋，疑惑地问：“她在哪里？”

巧娘忙牵住玉儿的手将她拉进怀里，眼里的喜悦难以抚平：“天公垂怜，原来玉儿这孩子就是我的女儿云儿！”

景秀一时难以置信，紧盯着玉儿那张稚嫩的脸颊，看她小小的脸紧贴着巧娘，十分乖巧怜心，她错愕不止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当初巧娘带她离开滁州后，就去了萍乡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她们连个住的地方也没

